

徐城北 著

迟桂花开

母亲的母校

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

迟桂花开

母亲的母校

徐城北 著

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迟桂花开: 母亲的母校/徐城北著. —北京: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, 2001. 11

ISBN 7-80149-592-6

I. 迟… II. 徐… III. 随笔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60274 号

迟桂花开

——母亲的母校



著 者: 徐城北
策划编辑: 周 丽
责任编辑: 周 丽
责任校对: 闫晓琦
责任印制: 同 非

出版发行: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

北京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电话 65139963 邮编 100732

网址: <http://www.ssdph.com.cn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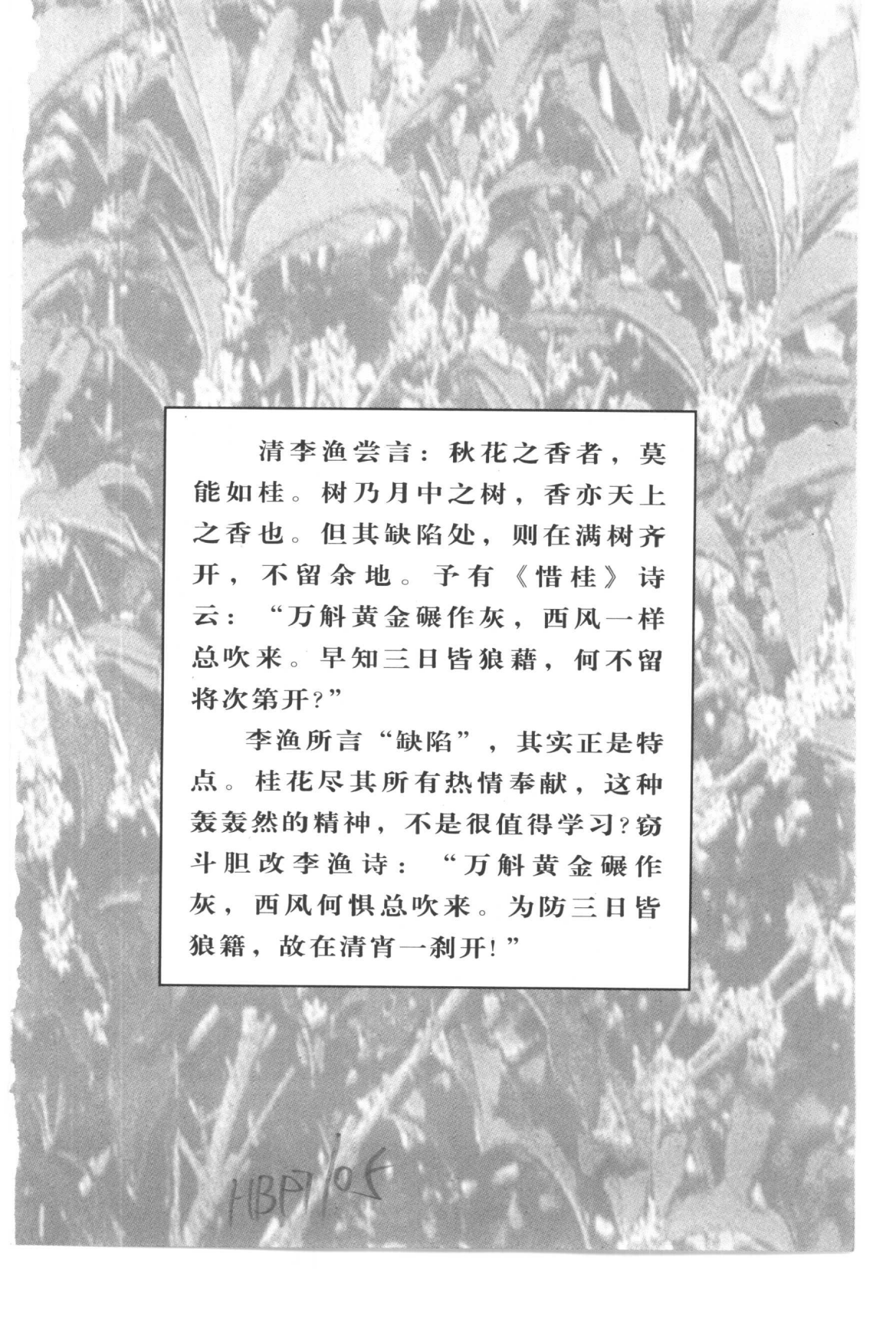
经 销: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
排 版: 东远先行彩色图文制作中心
印 刷: 北京增富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889 × 1194 毫米 1/32 开
印 张: 6.75
字 数: 129 千字
版 次: 2001 年 1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: 00001-15000

ISBN 7-80149-592-6/K · 079

定价: 16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清李渔尝言：秋花之香者，莫能如桂。树乃月中之树，香亦天上之香也。但其缺陷处，则在满树齐开，不留余地。予有《惜桂》诗云：“万斛黄金碾作灰，西风一样总吹来。早知三日皆狼藉，何不留将次第开？”

李渔所言“缺陷”，其实正是特点。桂花尽其所有热情奉献，这种轰轰烈烈的精神，不是很值得学习？窃斗胆改李渔诗：“万斛黄金碾作灰，西风何惧总吹来。为防三日皆狼籍，故在清宵一刹开！”

HBP7/05

自序

每个念过书的人，大多会牢牢记住自己的母校。但同样是大多数人，在上学时还可能见异思迁。比如我，五十年代在北京男三中读初中的时候，就曾想借着考高中的机会，一下子蹦进男四中！这是真实的心里话。只可惜当时成绩是中游偏上，为保险，结果第一志愿还是填了男三中的高中部。当然等我真正怀念男三中，或言真正懂得男三中的好处，那还是在离开母校之后，特别是自身生活遇到坎坷时，或者几十年后参加母校的校庆时，这时它就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教学机构，而在许多方面近似母亲——她曾在一段不短的时间内，给予自己以深沉的母爱！大约就是这个原因，许多老文化人都会在自己的晚年，写一些朴素的文字，来纪念和感谢母校当年给予的恩情。

这里，我奉献给大家的这本书，却是我对于母亲的母校的感触和景仰。在我出生的那个时代，母亲一般比子女要年长三十岁，

等她的孩子成人懂事，母亲的母校就比这个孩子要大五十岁以上了。母亲当年的同学早已风流云散，母亲的校长与老师也早已去世，如果母亲早就离开求学的城市到另一个地方安家，那么原先的母校与母亲的孩子之间，就很难再产生什么瓜葛。

我也是这样。母亲是苏州人，她年纪轻轻就离开故乡，抗战中在重庆，胜利后回到北平。1957年出了事儿，以后的生涯动荡不已，“改正”刚一年就病倒在床，七年半后去世。她只是在抗战胜利时路过苏州看望了一下外公外婆（还带着不足三岁的我），此后在四十岁上下还算“风光”的时候，陪弟弟（我的舅舅）又去了一次苏州。两次的时间加起来，也不足半个月。尽管如此，她心里还是“有”苏州的。在北京遇到老家亲戚，她主动讲苏州方言；遇到南方的评弹团到北京，她会带着我去听；晚年病中，遇到电视播送昆曲节目时，她首先会选择“苏昆”……当然，有时很偶然，她也会说起一些她的母校（振华女中）的事情，轻轻的，柔柔的，白描一样，只淡淡的几笔，还时断时连，绝对无意借此去勾起听者的兴趣。

我是在母亲去世后，为了给她写传记一类的文字，曾系统翻阅了《中学生》等杂志，还听一些老先生谈到她的母校。这一下我来了精神，发觉这个“振华女中”绝对是个可书写的题材——

这所学校出校长，早期是母女两位，后来是一大批，个个都是认真无比的；

这所学校出校友，校史展览上有这样的

顺序：费孝通、杨绛、何泽慧（钱三强夫人）和母亲……当然，这几位都属于“走了出去”的佼佼者；

这所学校出人文背景，有江南三大奇石之一的“瑞云峰”，有曹雪芹祖父在此担任“苏州织造署”的宅邸，有康熙、乾隆十二次下江南驻跸于此的记录；

这所学校……

于是，我写了一些有关母亲和她母校的文章。不料就是这些最简单也最忠诚的心声，却得到了母亲母校最热切的回应。于是，写书的心思开始萌动……

2001年的夏天，我再次来到母亲的母校，得知它刚刚通过了全国示范性高中的验收，得知我听过课的一位青年教师刚刚评上了“特级”，听说今年10月，它将举办95周年的校庆！随后，我陆续采访了这个学校许多不同年龄的校友——其中年龄大的甚至为年龄小的接过生……

我心沸腾！回北京后变更了我的工作计划，抢夺时间把这本书赶在校庆到来之前完成。

我要代替早已去世的母亲向她的母校致敬。

但这本书绝对不是校史，我从母亲的当年写起，写到她的好几位同班同学，写到她们那一辈的好几位杰出的校友，并且力求探索这所学校所内涵着的人文精神；随后我就大省略，从大省略当中求得大跳荡——我认为只有这样写，我才能赢得写作的充分自由，从而这本书也才值得苏州以外的朋友欣

赏。同时，我还选录了少许母亲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新闻作品，也是想请广大读者熟悉一下当年的新闻战线，还曾有过这样一位奋发而又文笔不错的记者。我重点是谈母校，同时多少又介绍了母亲！我试图把两条线索扭结在一起，希望它能好看。

以上就是我写作的初衷。最后，请允许我代表我去世多年的母亲，在此向她的母校行礼。同时，也向关心她母校的众多读者朋友表示感谢。

徐城北

2001年6月1日

七律

世纪初年莽且苍
桂花于此立屏墙
吴侬语软千溪小
夙志云横五岭长
奔走天涯身影淡
归来芳草姓名香
女生辈辈人才涌
一位成为我的娘

简化字有许多既不好看也没道理，如“邓”，小平同志签名就从不带。还有这“迟”，我不敢用繁体字在扉页题签，就只好转录若干前朝人物的法书。这是文化现象，咱们从审美角度去品味吧。

目 录

自序 / 4
我在北京奔跑 / 1
校庆典礼 / 5
母女校长 / 14
探监 / 24
雷霆之怒 / 30
顾妈妈 / 33
女校中的男生 / 51
瑞云峰大写意 / 68
石狮子久盘桓 / 76
姑苏城内寒山寺 / 84
听课 / 96

目 录

地图 / 102
我自己的母校 / 116
青春期与无用功 / 123
她们四十六个 / 127
“迟来的爱” / 139
关于做大做强 / 145
难得双峰并峙 / 151
苏州的宅门文化 / 157
母亲留赠三句话 / 171
永久的桂花 / 182
后记 / 204

我在北京奔跑

1997年的秋天，五十七岁的我，满世界在北京奔跑。我从前门一家老字号绸缎铺买了一块白绸子，然后骑着自行车，到处去征求签名。

我去了东四六条叶圣陶老人的家，老人家已然辞世，老人的长公子至善先生须发皓然，也同样是位老人了。他五十年代与我母亲一起主编过《旅行家》杂志，两家关系之近是没说的。但他对我的来访颇感意外：

“我父亲当年任教的是‘苏高中’，可不是你母亲上过的‘振华女中’啊……”我则说，“这我知道，可请您代表叶爷爷签名，是代表那个时代的苏州教育界。”至善先生认真想了想，嘀咕了一声“你总是有道理”，最后还是认真地签了名。

我又跑进崇文门附近的沈从文先生家，沈老同样去世了，沈妈妈张兆和接待了我。我说明来意，她笑笑说：“我父亲自己也开办过一个叫‘乐益’的女中……”我则说：

“都是昔日苏州的女中么，就祝贺一下么……”沈妈妈笑了，“听你的”，也签了名。

随即，我跑到兆和的二姐允和家，请她和她的丈夫周有光先生签名。“为什么让我们签名？”二人齐声问道。我独对允和阿姨说：“当年，您给沈先生发了所谓‘半个字’的电报——就一个‘允’字，其中半个是您自己的名字，另外半个是暗示您家已经同意了沈先生的求婚……由此可见，您从来都是愿意帮忙的。”允和笑笑，签了名。于是周先生没二话，也把名字签好。

我去了冯亦代、黄宗英的新居，请他们签名。冯问：“我可不是苏州人啊……”

“您是杭州人，苏杭不可分啊……”冯笑了：“我签……”黄宗英不但跟着签了，还把家里临时来的一位影视界的客人推上前：

“你也签一个！”我不情愿看着那个女孩签了名，心想她有什么资格，连我都没好意思签名，她那点年纪，同时又是个陌生名字，将来苏州那边问起“这是什么人”时，我该怎么回答呢？

我跑到北京大学的燕南园，请冯友兰老人的女儿，著名作家宗璞签名。她迟疑着说：“我们家与苏州没关系……”我说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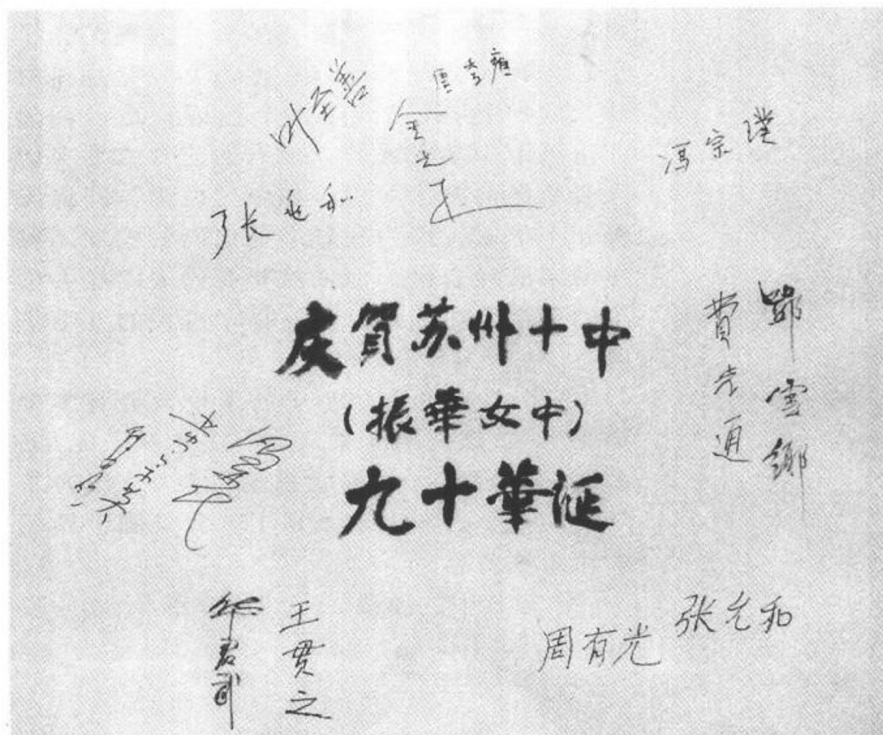
“您作品中有苏州的气息！”“是吗？”于是，她签了。

几乎到了最后的时刻，我来到北京大学的朗润园，进入金克木教授的宿舍。进入金家，找的却是金的夫人唐季雍。我请她在白绸子上签名。她兴奋起来，同时也迟疑着

说：“找我——我又不是名人？”在我坚请之下，她签了。于是，我得寸进尺，又转请金教授签。金摇着头，摆着手：“又不是我自己的母校，我不能签……”唐在一边发话：“你不是‘振华’的女儿，可你是她的‘女婿’啊。”“哦？我成了女婿了？”金教授高兴了，招呼我说，“把绸子铺平，我签！”金先生签完后，旁边一位客人插话：“我也应该签一个！”“他七十多岁，头发也白了不少。我凝视着他，心想“您一个男性，和‘振华女中’能有什么关系？”他看出我的心思，笑哈哈

买白绸子专门跑了趟前门，记得是瑞蚨祥。最初看过家门口的布店，根本没有。售货员说单色布料不赚钱，市场需要量也太小，几年没进货了。我再一想，“振华”是老学校，从老字号中买东西正合适。

现在这面白绸子被装裱起来，四边配了精巧的楠木镜框，陈列在苏州十中的贵宾室中。



说起来：“我当初可是‘振华小学’的呢！其实，‘振华女中’也不是光收女生。你问问现在的人大副委员长费孝通——问他在哪儿读的中学？他也得回答是在‘振华女中’！……”我浑然不解，金先生夫妇一面点头，同时又哈哈大笑起来。

我还找了费孝通先生的秘书，请费老也签了名。总之，那几天我实在是忙透了，整天骑车四下里奔跑。几乎把能够想到的人都逐一跑到，我力求争取到尽可能多的人签名。尽管如此，事后我发现仍有遗漏，比如我母亲的同班同学范琪，以及她的两个姐妹；还有民国老人李根源的儿媳，也都是苏州振华出身。不管遗漏有多少，但我还算尽了心。我这么整天地跑东跑西，究竟是图的什么呢？因为我收到了一个邀请，是如今的苏州第十中学发来的。他们的前身就是当初大名鼎鼎的振华女中。如今“振华”即将庆祝九十华诞，因为我母亲是他们的校友，虽然母亲已经去世，但依然要我代表已经去世了的母亲去往苏州，参与母亲母校的九十华诞。

一个具有九十年历史的学校，会有多少毕业生呢？这些毕业生又会有多少孩子呢？怎么——他们怎么偏偏就挑上了我呢？作为其学生的孩子，叫去就去得了，我又满世界征求什么签名呢？

欲知其中的原委，一切说来话长。

校庆典礼

来到苏州，临到举行校庆的那天，学校门口一片热闹。有俊秀文弱的男生女生担任礼宾，引导客人先行签名，再引到休息室小坐。等到主宾来到，然后编定顺序进入礼堂。我走在这队列中，东张西望，一切如仪。惟独比大都市类似场合“多”出来的一点，那就是花香。是桂花的花香，离近了感到十分馥郁，离远了又幽幽袭来，阵阵沁入心田。进入礼堂，台下黑压压的，年轻的头颅，年轻的声音。我被邀请坐到了主席台上，胸口前佩带上一簇鲜花。典礼还没有开始，台下的苏州孩子用吴依软语嘀嘀咕咕，最初只是隐隐的，后来不知不觉之间，就形成一股很大的声浪。我漫无边际地望着这些天真无邪的苏州孩子，也联想到三十年代处在同一年龄的雪珍，以及她发表在《中学生》杂志上的第一篇文章《我是燕子》。这是她平生第一次获奖的作品，虽然虚无飘渺了些，但洋溢在文章中的情致确实是高。此际，台上的老师也都各自忙着，没人认为台